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市糴考一

均輸市易和買

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市斂布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注見錢幣考

水心葉氏曰熙寧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

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
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
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
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
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
法行而天下終以大敝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
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
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
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
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

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

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
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
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
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
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
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
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
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從
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
是邪

愚論見錢幣考

漢武帝元封元年置均輸官

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一歲之中諸

均輸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時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
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昭帝時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
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
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
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
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修則人侈
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
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

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爲虜所俘乃修鄣
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
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財外乏執備
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於食者器械
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
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梓竹箭燕齊
之魚鹽氈裘兗豫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
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
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
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
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
用費哉夫導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
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
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爲之利乎傳曰諸
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
利孔爲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
其拙農人納其穀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
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
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

亦人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
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
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
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
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
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
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
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
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

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戰士或不
得祿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賢聖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

庖故善爲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

先公曰今按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然農民耕鑿則不過能輸其所有必商賈懋遷乃能致其所無今驅農民以效商賈則必釋其所有責其所無如賢良文學之說矣太史公平準書云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疑未明班孟堅採其語曰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作如異時三字是謂驅農民以

效商賈之爲也東萊呂氏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義理所在當惟其明白者取之是以通鑑取志語云

水心葉氏曰平準書直叙漢事明載聚斂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爲安寧變故質文不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緡之令鹽鐵權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

貨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
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
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爲抑恐此意遷亦
未知也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莽有所興造必欲依古經文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
收不售與欲得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

樂語樂元語河間獻

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傳記各有幹焉

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

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蠶桑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居處所在爲區謁舍今客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

官一歲諸司市嘗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
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毋拘他所衆民賣買五穀
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
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無令折錢萬物昂貴過平一錢
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
以防貴庾者庾積也積物待貴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
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
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
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

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爲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爲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爲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噫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妬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東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

謂租賦并僱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

輸於京

曰均輸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